



小学生文库



王冕

小学生文库

WANG MIAN

王 冕

王 玎 常玉昌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王冕(公元1287年——1359年),元代著名画家、诗人。他从小失去父亲,家里生活很贫苦,就一边替人家放牛,一边刻苦自学,终于“画得一手好水墨丹青,人们争相购买他的画,一时都以藏有王冕的画为荣。”

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,少年时代的王冕就是一个有骨气的人。他爱画荷花的美丽外形,更爱荷花“出于污泥而不染”的精神。小小年纪,独自一人去天目山拜师学艺,几乎被本乡匡老爷害死,他没有屈服;成名之后,匡老爷又勾结时知县收买他,他更不为名利所动,画了一幅讽刺画贴在自家大门上,乘一叶小舟消失在茫茫大江尽头……

本书内容丰富,人物形象生动,语言通俗明白,是一本较好的儿童课外读物。

小学生文库

王 冕

王 玳、常玉昌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.5印张 60,000字
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255册

统一书号: 10091·1049 定价: 0.50元

致小读者

《小学生文库》是专门为小学三、四年级学生提供知识的宝库,内容丰富,品种多样,装帧新颖。它能帮助你从小培养共产主义思想品德,树立爱科学、学科学、用科学,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献身的远大志向。它将向你揭示太空的神奇,海底的奥秘,鸟兽鱼虫的生活,金银铜铁的性能。它能带领你环球旅行,了解世界,讲今论古,走向社会。它能告诉你什么好,什么坏,什么错,什么对……

《小学生文库》一共要编三百多种。就分类来说吧,有自然科学、社会常识、思想品德教育、历史地理、文学艺术、课外活动辅导材料,等等。

《小学生文库》是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出版社协作编辑出版的。

《小学生文库》编委会

《小学生文库》顾问

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叶君健、严文井、李 新、
陈 放、陈伯吹、茅以升、
高士其、黄庆云、谢冰心、
董纯才、蒋锡金

—

阳春三月。

晨风轻轻地揭去雾帐，东边天上的白云，镶着一圈绚丽耀眼的金边。从云缝中播下的万缕霞光，如同无数支彩笔，一起涂抹着远山近水。霞光里，松柏浓郁，修竹翠绿，桃花泛红，湖水荡波。

七柳湖畔，有一座苍松翠柏环抱的青砖灰瓦庭院。这就是七柳湖学堂。沉闷的钟声打破了山村早晨的寂静，惊起几只小鸟在空中盘旋，甩下一串串鸣唱。

七柳湖学堂开始上早课了。

钟声里，一个衣着褴褛的少年，夹个旧布书包，匆匆地走进学堂的庭院，通过甬道，穿过古藤攀缠的园门，来到书房里。一个人坐在靠近窗口的书桌旁，对着书本沉思。

这个穷学生是七柳湖乡独姓王家的独生子王冕。

靠近王冕左边的一个桌子上，摆着讲究的笔墨、砚台和一些白纸，桌旁的竹椅上铺着一个做工考究、

细针密线的锦绣坐垫。这是本乡匡老爷的二公子匡义的座位。看样子他人已到了，只是这时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挨匡义书桌后面坐的是他的哥哥匡仁，他正咬着笔管呆头呆脑地向窗外张望。只见后窗被慢慢推开，先是露出一顶方形软帽，慢慢又露出软帽下的刀条子脸，刀条脸上的两只小眼睛贼溜溜地巡视屋内。这人就是匡义。匡仁挪动短粗的身子，凑到窗前，匡义用手指着桌下的鸟笼子，把一只画眉递给了匡仁。

笨手笨脚的匡仁生怕被别人发现，捂着鸟儿悄悄地奔鸟笼子去了。他左手刚打开笼门，右手里的画眉就噗啦啦地挣飞了，在屋里乱飞乱碰。匡义见鸟飞了，急忙从窗户跳进书房，噼里啪啦地乱抓。他上窜下跳，连连扑空。画眉惊恐万状，左扑右撞，奔向王冕身边的窗口。匡义猛扑过来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王冕的书桌翻倒在地，纸、笔滑落下来，墨水溅到了纸上。

画眉飞出窗外，飞进青枝绿叶丛中，不见了。

王冕望着被弄得一塌糊涂的卷纸，心痛得不得了，不满地嘟起嘴，瞪圆双眼。匡仁自知理亏，赶忙扶起桌子，捡起落在地上的笔、砚。匡义却若无其事地扒着窗子，向鸟飞去的方向张望。王冕两眼冒火，一把拽过匡义，气愤地说：“做好的文章让你给弄脏了，你赔！”

匡义强词夺理，脖子一梗说：

“你赔我画眉，若不是你的桌子在那挡着，我早把鸟抓住了！”

“我让你不讲理！”王冕气愤已极，举起拳头向匡义打去。

王冕的拳头刚刚落下，匡义飞起一只脚，正好被劝架的同学李胖隔开。匡仁伸手去拽王冕的衣襟，两下一挣，咯嘣一声，王冕腰上的蓝丝带子被拉断了，一颗闪闪发亮的琥珀珠滚落地上，王冕忙去捡琥珀珠。匡义无赖地缠住王冕不放，口里乱骂：“你个穷小子，有啥硬气的……”

忽然，屋里响起了一个学生的喊叫声：“先生来了！”

韩先生随着喊声进了屋，见此情景，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听到喊声，王冕、匡仁立在原地不动，匡义垂头丧气地躲在墙角。韩先生显然是生气了，脸沉了下来，反剪双手，在屋里踱步，好一会儿才长吁一口气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缺少教育，在学堂里，竟敢如此打打闹闹，象个什么样子？”

听到韩先生的斥责，匡仁、匡义惴惴不安，王冕却一肚子委屈。韩先生看了看王冕被扯断的腰间丝带、洒在地上的墨水和掉在地上的纸、笔，心情沉重地说：

“你平素勤奋上进、文雅礼貌，想不到竟和他们一样厮打。你年迈的母亲，不顾体弱多病，终日为他人缝补浆洗，供你读书，谈何容易！你这样做，不但对不起你那苦劳大半辈子的母亲，也对不起你那死去的父亲呀！”

听了韩先生的话，匡仁、匡义心安理得地用眼斜视王冕，幸灾乐祸地偷着笑。王冕难过地低下了头。

王冕八岁上死了父亲，靠母亲给人家做针线维持生活，供他念书。一晃三年过去了，日子越来越不好过。父亲死后，家里仅存的旧衣物该当的当了，该变卖的卖了，靠母亲缝补衣物挣来的钱难以糊口，再供他念书就更难了。正好，邻家秦爹近日出外经商，家里剩秦妈和女儿芳菊，扔下一头老水牛没人放。前几日，他背着妈妈找到秦妈，说好给她家去放牛。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学堂了，想到这里，他的眼泪象断线的珠子，噗噜噜地掉下来。韩先生不了解王冕的心情，以为是方才说的话太重了，就走上前去，和颜悦色地给他讲了一番从小勤奋学习，将来才能成才的道理。

王冕听了韩先生的话，内心感到格外亲切，他感激地抬起了头，含泪的双眼放出了希望的光芒。

二

村东的山脚下，在稀疏的竹林中，有一座低矮的茅屋，这就是王冕的家。

傍晚，院里静悄悄的。一株老槐树在屋前孤独地立着。王母坐在树下石凳上，借助夕阳的余辉，吃力地绣着一件缎子长袍。

突然，手中的线脱落了，她眯起昏花的老眼，举着针迎着光亮纫线。王冕走进家门，见此情景，忙从妈妈手中接过针线，一下子就纫好了。他心疼地说：“妈，天晚了，看不见做针线活了，歇歇吧。”

王母发愁地叹口气：“唉，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匡老爷家的活都是催手的，不按时做出来，不行呀。”

王冕想起在学堂的事，火气未消地说：“妈，咱不给他们绣。”

“傻孩子，不绣，咱娘俩靠啥活呀。你还小，要进学堂念书啊！”王母头也不抬地绣着。

王冕望着母亲穿着的带补丁的衣服，慢慢地拿出



让匡仁给拽掉的琥珀珠说：“妈，把这个卖了吧，给你买一件衣裳穿。”

母亲放下手里的活，惊问：“这是怎么啦？”

“匡家的大少爷给拽下来的！”

母亲小心地接过琥珀珠，摇摇头，说：“这琥珀珠是我们的传家宝哇，是我和你爹成亲那天，你奶奶亲手给我戴在身上的。传到你手里，已经是第五代了。咱们再穷也不能卖掉它，看到它就看到了亲人，心里觉着亮堂。”

王冕入神地听着。母亲心事重重地说：“吃饭去吧，我在这凉快一会儿。”

王冕答应着，走进低矮的茅屋。

邻居秦妈拿着几件旧衣服走进院里，对王母说：“冕儿回来了？这是我前些天给小菊她爹收拾行装时，拣出的几件旧衣，改一下给冕儿穿吧。”

王母十分感激地说：“这几年……唉，叫我说啥好呢。”

秦妈问：“她王婶，冕儿要给我家放牛的事，和你商量没有？”

王母觉得十分突然，她“啊”了一声，沉思片刻才说：“按理讲，他秦爹一走，你家的日子也够难的了。多年的邻居，帮，也是应该的。”王母实在感到为难，停顿一下，低声对秦妈说，“可冕儿刚念三年书，若

真的让他去放牛，我……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人呐！”

秦妈叹了口气说：“难啊，小芳菊她爹，这一去就得几年。全靠这头水牛耕我家那二亩地，一时还不能卖掉。小芳菊是个女孩子，年纪又小，让她看……我不放心，跑进谁家地里闯出乱子……唉，反正早晚要卖掉的。”

这时，秦妈的独生女儿芳菊高高兴兴地跑进院中来。她跑到王母跟前问：“王婶，这回可好了，冕哥能常教我认字了。”

王母心情沉重地点了点头，秦妈悄悄地拉了她一把，芳菊睁大眼睛说：“不是说，冕哥明天就给咱家放牛吗？”

王母的心象被针刺了一下，她百感交集地摇摇头：“不，我不能让他去，王家就这么一条根，我不能对不住他爹，对不住孩子，他要读书……。”

芳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疑惑地望着王母发愣。

“要不，让我再想想办法……。”秦妈一时不知该说啥好，为难地拉着芳菊，不声不响地向院外走去。

“秦娘，等一等！”王冕突然从屋里走出来，对母亲恳求地说，“妈妈，我早想好了，让我去给秦娘家放牛吧。”

王母望着儿子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要

去放牛，你不想读书了？”

王冕强作笑脸“嗯”了一声，点了点头。

不知是对心肝似的儿子恨铁不成钢，还是对贫困处境的无限忧愤，王母猛地打了儿子一个耳光。

长到十岁的王冕，头一次挨到母亲的巴掌，他完全惊呆了，眼圈里滚动着泪水，一动不动地站在母亲跟前。芳菊上前抱住王母，苦苦哀求：“王婶，别打冕哥，别打冕哥。”

王母心中十分后悔，她的手有些发抖，痛苦地闭上双眼，泪水从紧闭的双眼里流到脸上。

秦妈内疚地走上前，劝她不要难过，王母拉住秦妈的手，哽咽地说：“哪个当妈的不疼爱孩子，为了孩子，我才想法活下去，忍饥挨饿地供他念书，盼他长大成人，将来好有个出息，是我无能，供不起孩子进学堂，我对不起冕儿他爹呀！”

“妈妈——。”王冕再也忍不住了，压抑在心里的痛苦和委屈泉水似地涌了出来，他扑到母亲怀里，呜呜地哭起来。

“妈妈打痛你了？妈妈真不该……”王母疼爱地抚摩着儿子的头，说不下去了。

芳菊在一边吧嗒吧嗒地掉下泪来，秦妈发出一阵叹息声。

王冕忍住泪，替母亲擦去脸上的泪水，劝告说：

“妈妈，别哭了，我知道你为啥打我。我是想，咱家困难，秦娘家也有困难。我白天放牛，抽空习文练字，有不会的，一早一晚去问问韩先生，我就不信念不过那些阔少爷！等我长大了，咱家日子就好过了。”他的眼里射出刚毅的光芒。

王母听着暖心的话，觉着孩子懂事多了，他真的长大了。她点点头，侧过身子对秦妈说：“他秦娘，我在为难的时候，你家也帮了不少忙，今天，别说还给银子，就是帮也该让冕儿去帮你呀。明天就让他去吧。”

秦妈擦擦泪水，接过话头说：“你和孩子的心思我都明白，等牛卖掉了，一定再让孩子上学。”

三

太阳刚露出笑脸，一抹霞光把东半边天染成一幅耀眼的锦缎。

七柳湖学堂内，盘龙古钟静静地挂在老松树上。王冕手握卷稿，牵着水牛，脚步沉重地向学堂走来。他把牛拴在学堂院外的柏树下，缓步走进学堂庭院，只见韩先生信步在松柏之间，高声朗诵着：

春眠不觉晓，
处处闻啼鸟。
夜来风雨声，
花落知多少。

王冕迟疑地轻步来到韩先生近前，恭恭敬敬地上前施礼：“先生——”

韩先生望着精神不振的王冕问：“今日为何来得这么早？”

王冕没有直接回答先生的问话，捧起卷稿，恭敬地送给先生看：“学生的文章做完了，请先生指正。”

韩先生接过卷稿，随手翻阅，看着看着眉宇间舒展开来，露出快意。先生收起卷稿，仰天闭目，连声称赞：“好文章，好文章！情深意浓的好文章，书法也还工整。你如此年纪，就做出这样的文章，难能可贵呀。”停了一会儿，韩先生又感慨地说，“古人有句话，叫‘寒门出贵子’，这真是一句大实话。学堂里这些学生，若都能象你这样勤奋求上进，我就是累断老骨头，也心甘情愿。可惜呀，学生数十人，出类拔萃的能有几个？”

王冕听到先生的夸奖，心情更加沉重。多时，才说出凝在心头的一句话：“先生，学生是向你告别来了。”

“告别？！”韩先生一怔。

王冕低头不语。

“要停学吗？为什么？难道是昨天我……”

“不，学生受到先生的关怀爱戴，非常感激，永生不忘。”

“那为何要停学？”

“学生家境贫寒，实在无力继续求学。”王冕万般无奈地望着韩先生，“这实在没有办法……。”

“不要说了，我明白了。”韩先生一筹莫展，少顷，毅然地说，“从下月起，免去你的学费。”

王冕感动得晶莹的泪珠在眼圈里滚动，此时，他多想永远站在这位可敬可亲的老师身边，一时也不离